

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

# 道林·格雷的画像

[英] 奥斯卡·王尔德 著

(1854—1900)

刘勇军 译

Oscar Wilde

《道林·格雷的画像》

一出版就震惊了世界

一个永葆青春的美少年的故事

是作者传奇一生的生动写照

探索美与道德的至高之作

19世纪末也因此被称为

“道林的时代”

读客精神成长文库

100个书单丰富你的灵魂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, LTD.

# 道林·格雷的画像

[英] 王尔德 著

刘勇军 译

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 HOUSE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道林·格雷的画像 / (英) 奥斯卡·王尔德  
(Oscar Wilde) 著; 刘勇军译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  
艺出版社, 2018.4

书名原文: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

ISBN 978-7-5399-9269-3

I. ①道… II. ①奥… ②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  
国—近代 IV. ①I561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039362号

---

书 名 道林·格雷的画像

---

著 者 (英) 奥斯卡·王尔德

译 者 刘勇军

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

特邀编辑 宋如月 周量航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策 划 读客文化

版 权 读客文化

封面设计 读客文化 021-33608311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开 本 890mm x 1270mm 1/32

印 张 9

字 数 178千

版 次 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9269-3

定 价 36.90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请致电010-87681002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---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## 自序

艺术家是美好事物的创造者。

艺术的目标是呈现艺术，同时隐去艺术家。

批评家能把自己对美好事物的印象用另一种方式，甚至以全新的材料呈现出来。

批评的最高和最低形式都是自传体。

那些对美好的事物视而不见，反而从中发现丑的含义的人真是无可救药。

而在美好的事物中发现美的含义的人还算有些教养。因为他们还有希望。

懂得美好的事物唯有美的含义的人才是天之骄子。

书没有道德和不道德一说，只有写得好和写得差之分，仅此而已。

十九世纪对现实主义的厌恶，如同卡利班<sup>1</sup>在镜中看到自己的脸时的那种狂怒。

十九世纪对浪漫主义的厌恶，则如同卡利班在镜中没有看见

---

1 卡利班，莎士比亚戏剧《暴风雨》中半人半兽的怪物。——译者注（如无特殊说明，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注）

自己的脸时的那种狂怒。

人的道德生活只是艺术家创作主题的一部分，但艺术家的道德在于完美地运用不完美的素材。

艺术家并不想证明什么，即便事情的真相可以被证明。

艺术家不会在道德上同情别人，这样只会给艺术家带来矫揉造作的风格，这是不可饶恕的。

从来没有病态的艺术家，艺术家可以表达一切事物。

对艺术家而言，思想和语言是艺术创作的工具。

对艺术家而言，罪恶和美德则是艺术创作的素材。

从形式的角度来看，音乐艺术包含了所有艺术类型。从情感的角度来看，演员的演技包含了一切艺术类型。

所有的艺术既有表层意义又有象征含义。

若要深究表层意义，后果自负。

若要解读象征含义，也请后果自负。

艺术真正反映的是观众，而非生活。

艺术品引人多方评论，恰能证明这件作品的新颖、复杂和重要。

批评家大可持不同意见，艺术家却能初衷不改。

一个做出有用东西的人，只要他不沾沾自喜，我们大可原谅他；如若做出了无用的东西，唯一的借口就是制造者太自以为是。

所有的艺术都是没用的。

奥斯卡·王尔德

# 目 录

## 第一章 001

我有种奇怪的感觉，命运同时为我储备了极致的快乐和悲伤。我越想越怕。

## 第二章 016

对我来说，美是奇迹中的奇迹。只有浅薄之士才不会以貌取人。

## 第三章 034

想把青春找回来，只要把干过的荒唐事再干一遍，就行了。

## 第四章 050

生活才是最基本的、最伟大的艺术。

## 第五章 068

现今，所有已婚男人过的都是单身汉的日子，而单身汉却过着已婚男人的生活。

## 第六章 083

我所有的生活都浓缩成了一个完美的点，充满玫瑰色的欢愉。

## 第七章 093

然后你出现了——噢，我美丽的心上人——你将我的灵魂从牢狱中拯救出来。

## 第八章 107

我们自责的时候会觉得其他人都无权责备我们。赦免我们的并不是牧师，而是自我忏悔。

## 第九章 123

做自己生活的旁观者，是为了逃避生活的痛苦。

## 第十章 135

悔恨、否认和遗忘往往能抹掉过往，但一个人是无法避开未来的。

## 第十一章 145

仅仅为了一次错误，人不得不多次付出代价。命运与人交易，从不会一次结清账目。

## 第十二章 167

被烧伤的孩子偏偏热爱烈火。

## 第十三章 175

那真是一个疯狂的时刻，就连现在我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后悔。

## 第十四章 183

不确定才吸引人。隔着团团迷雾，看起来才更美。

## 第十五章 198

金像之所以弥足珍贵，完全是因为泥足的衬托。

## 第十六章 209

用感官拯救我们的灵魂，同时又靠灵魂拯救感官。  
是的，秘诀就在于此。

## 第十七章 219

浪漫依靠重复而存在，重复把欲望转变成艺术。

## 第十八章 228

“道林，这世上唯一可怕的便是无聊，无聊是无可宽恕的罪孽。”

## 第十九章 239

一个人得到了全世界，却失去了他自己的灵魂，又有什么意义？

## 第二十章 250

所有的路都通往同一个终点，幻灭。



## 第一章

画室内，浓郁的玫瑰香氛四溢，夏日的微风拂过花园里的树木，大门敞开着，丁香花的馥郁香味和粉色荆棘花的淡雅清香飘荡而至。

亨利·沃顿勋爵按照平素的习惯，躺在波斯毛料沙发的一角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，数不清到底抽了多少根了。从那里望去，他只能瞥见如蜜一般甜，又如蜜一般橙黄的金链花，花枝不停颤动，像是承受不住灿若火焰的似锦繁花；时不时有鸟儿飞过，在柞蚕丝窗帘上投下怪异的影子，巨大的窗户搭配长长的窗帘，瞬时有了日本画的效果，他不由得想起了东京那些面色青白的画家，他们通过静态的艺术手法，力图让画作呈现跃然纸上的动感。蜜蜂时而在许久未曾修剪过的长草之间翻飞，时而又不知疲惫地绕着满是粉尘的金黄色忍冬花飞舞，沉闷的嗡嗡声似乎让此刻的沉寂显得愈发压抑。模糊的隆隆声自伦敦传来，宛若远处的风琴奏出的低沉乐曲。

画室中央立着的一个画架，上面夹着一张全身像，画中是位气度非凡的美少年，画像前面不远处，端坐的正是画家巴兹

尔·霍尔沃德本人。数年前他曾突然销声匿迹，引发了公众的极大兴趣，不免让人浮想联翩。

画家注视着他用娴熟技巧创作出来的写实人物，望着那优雅俊朗的画像，一抹满足的微笑从他的脸庞掠过，笑容眼看着就将定格在他的脸上，但他蓦然起身，闭上眼，把手指放在眼皮上，仿佛是在竭力将一个奇异的梦境锁在脑中，生怕会惊醒过来。

“这件作品真是神了，巴兹尔，在你创作过的画中绝对是上佳之作。”亨利勋爵懒洋洋地说，“明年，你一定得把这幅画送去格罗夫纳画廊。皇家艺术学院地方太大，庸俗得很。我每次去，那里都人满为患，哪里还能看到什么画，这还不算，有时候学院里到处都是画，反倒连个人影都瞧不见。这世上只有一个好地方，那就是格罗夫纳画廊。”

“我不会把它送到任何地方去。”他答道，头往后一甩，这姿势看起来很古怪，过去在牛津大学的时候，时常遭到朋友的嘲笑，“不，我绝不会把画送走。”

香烟的鸦片味很浓，冒出状似奇怪涡旋的烟雾，亨利勋爵挑了挑眉毛，透过淡淡的蓝色烟圈惊诧地看着他。“哪里也不送？我亲爱的朋友，这是为何？你总得说出个理由吧？你们画家还真是奇怪！以前，你为了扬名立万，可谓费尽心思。现在你有了名气，却弃如敝屣。你也太迂腐了，让人评头论足的滋味是不好受，但要是没人说起你，可就更难受了。就凭这样一幅肖像画，英格兰所有年轻人都会自叹弗如，那班老家伙要是还有情绪的话，准会对你又羡又妒。”

“我早料到你会嘲笑我。”他答道，“但我真不能把它拿去展览。我把太多我个人的元素都倾注在画里了。”

亨利勋爵在沙发上伸展四肢，哈哈大笑。

“没错，我早知道你会这样，可我哪里说错了？”

“倾注了太多个人元素进去！哎呀，巴兹尔，你也太自负了，我怎么早没看出来；你脸上的棱角太粗犷，头发黑得像炭一样，再看看这位美少年，仿佛是用象牙和玫瑰花瓣精雕细琢而成，我实在看不出你们两个有何相似之处。啊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他是那耳喀索斯<sup>1</sup>，至于你，当然了，看你的五官，可以说你倒也是个聪明人。但是，有了睿智的五官，可就跟美挨不上边了。睿智本身就带有夸张的效果，会毁掉面部的和谐感。人一旦坐下来思考，最显眼的就只有鼻子或是额头了，抑或某种可怕的东西。看看那些学富五车的成功人士，个个面目可憎！当然了，教会的人除外。但话又说回来了，教会的那些家伙是不会思考的。八十岁的主教仍在不停地说着别人在他十八岁时教他的话，这种人倒是永远都那么讨喜。你那位年轻的朋友怪神秘的，你从来没跟我说过他叫什么，但看了他的画像，我不禁对他神魂颠倒。他必定从不思考，对此我有十足的把握。他确实是个玉树临风的男子，只怕是没什么脑子，冬天花儿都谢了，他应该在这里供我们观赏，至于夏天，他也应该在这里，得有什么东西让我们聪慧的头脑冷静下来。巴兹尔，你少臭美了，你跟他一点儿都不像。”

“你不了解我，哈里<sup>2</sup>，”这位画家回答道，“我跟他当然不像啦，这点我清楚得很。老实说，如果我真的像他那才可悲呢。你耸肩干吗？我说的可是大实话。才貌双绝的人都会在劫难逃，纵观整个历史，这种厄运往往尾随着帝王蹒跚的脚步。所以，我

1 耳喀索斯，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。

2 哈里为亨利的昵称。

们最好不要做那种鹤立鸡群的人。世上占便宜的尽是一些丑陋和愚蠢的人。他们落座的时候可以不拘礼节，看戏的时候可以张大嘴巴。如果他们本身对成功一无所知，压根儿就不用品尝失败的滋味了。普通人该过的生活他们一样没有落下：他们无忧无虑、随遇而安，心安理得地过活，从来不会去毁灭别人，也不会被他人毁灭。哈里，凭你现在的地位和财富，我的头脑，还有我的艺术——甭管价值多大吧。再加上道林·格雷漂亮的容貌——这些都是拜上天所赐，可我们却会为此付出代价，而且是可怕的代价。”

“道林·格雷？他叫这个名字吗？”亨利勋爵问道，他穿过画室，朝巴兹尔·霍尔沃德走来。

“是的，他就叫这名。我并没打算告诉你。”

“可这是为什么呀？”

“噢，我也没法儿解释。要是我真心喜欢一个人，绝不会向外人说出他的名字。这么做像是一点点把人家出卖了。我越来越喜欢守着某个秘密了。这样做似乎能让普通生活变得神秘起来，让人觉得妙不可言。哪怕最普通的事儿，只要掩盖起来，也就变得有趣儿了。现在我要是离开镇子，从不告诉别人我去哪儿，要是说了，那就没意思了。我敢说这肯定是个愚蠢的习惯，但这样也让生活变得浪漫多了。你肯定会觉得我这么做是个十足的傻瓜吧？”

“当然不是啦。”亨利勋爵说，“当然不是啦，亲爱的巴兹尔。你好像忘了我可是结了婚的，婚姻最大的魅力就是让夫妻两个觉得欺骗的生活对双方都是必须的。我从来不知道妻子在哪儿，她也不清楚我在干什么。我们偶尔也会见面，外出吃个饭，

或者一起去公爵家什么的，我们都会一本正经地说些鬼话连篇的故事。我妻子可是个中高手，事实上，她比我还厉害。她从来不会弄错约会时间，而我却时常搞错。要是被她发现了，她也绝不会吵闹。我有时候真希望她能找我吵架，但她顶多笑话我一顿。”

“哈里，我不喜欢你用这样的方式讨论你的婚姻生活。”巴兹尔·霍尔沃德说着信步朝那扇通往花园的门走去，“我相信你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丈夫，你却老是为自己的德行羞愧不已。你是个不错的家伙，从不说教，也从没干过坏事，只是喜欢端出一副愤世嫉俗的姿态罢了。”

“顺其自然只是一种姿态罢了，而且在我看来算得上最恼人的姿态了。”亨利勋爵大声笑道。两个年轻人一起走到花园里，坐在一棵高大月桂树荫下的长竹椅上。阳光掠过光洁的树叶。草地上，白色的雏菊微微颤动。

过了一小会儿，亨利勋爵拿出表。“我怕是得走了，巴兹尔，”他轻声道，“不过在走之前，我还是希望你能回答一下我之前提出的那个问题。”

“什么问题？”画家道，目光仍然盯着地面。

“你心知肚明。”

“我真不知道，哈里。”

“好吧，那就让我来告诉你。我希望你解释一下，为何不将道林·格雷的画像拿去展览。我想知道真正的原因。”

“我已经说了啊。”

“不，你没有。你说是因为倾注太多的个人元素在里面。这样的解释也太幼稚了。”

“哈里。”巴兹尔·霍尔沃德直勾勾地看着他的脸说，“所有画家倾注感情的肖像画都是画家本人的写照，而不是坐在那里的模特。模特只是在恰当的时机偶尔出现在那里罢了。画家在彩色的画布上展现的不是模特，而是画家本人。我之所以不想展出这幅画，是因为我担心画里会泄露我灵魂深处的秘密。”

亨利勋爵哈哈大笑。“那你的秘密是什么呢？”他问。

“我会告诉你的。”霍尔沃德说，脸上却闪过一丝困惑的表情。

“巴兹尔，我洗耳恭听。”同伴瞥了他一眼继续道。

“噢，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，哈里。”画家答道，“我担心你理解不了。也许你会觉得难以置信。”

亨利勋爵面带微笑，躬身从草地上摘了一朵粉色花瓣的雏菊，端详着。“我相信我会理解的。”他一边回答，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这朵白边黄蕊的小花，“至于你说的信不信的问题，哪怕是最荒诞不经的事情我都可能相信。”

风把树上的花吹落下来，如同星星一样的紫丁花沉甸甸地在慵懒的空气中晃荡着，一只蚱蜢在墙边发出窸窣窸窣的声响，一只瘦长的蜻蜓挥动着薄纱似的棕色翅膀，如同一根蓝色的线飞过。亨利勋爵感觉他能听见巴兹尔·霍尔沃德心跳的声音，寻思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

“过程很简单，”过了一会儿画家说，“两个月前，我去参加布兰登夫人的聚会，你也知道，我们这些穷画家时不时要在社交场合露个脸什么的，也就是提醒大家我们并不是什么野蛮人。你以前跟我说过，不管什么人，哪怕是股票经纪人，只需穿上晚礼服，打上白色的领结，就会博得个温文尔雅的好名声。对了，

我在房间里大约待了十分钟，无非是跟那些体态臃肿、穿着夸张的贵妇人，以及那些枯燥乏味的学究聊聊天，这时，我突然意识到有人在看我，便侧身过去，那是我第一次发现道林·格雷。我们四目相对时，我感觉我的脸都白了，一种莫名的恐惧一股脑儿向我袭来。我知道站在我眼前的人单凭人格魅力就能把我折服，要是我不管不顾，那么我所有的天性、整个灵魂，包括我的艺术本身都会被其吞没。我不想我的生活被任何外在的力量左右，你也清楚，我生来就是个性格独立的人，从来不容他人干涉我的生活，直至我遇见了道林·格雷，然后……我也不知道怎么向你解释，总觉得心底有个声音跟我说，我的生活处在崩溃的边缘，马上就要毁于一旦。我有种奇怪的感觉，命运同时为我储备了极致的快乐和悲伤，我越想越怕，便转身离开了房间。我这么做同良知无干，是内心的怯弱在作祟。逃之夭夭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。”

“良知和怯懦本就是一码事，巴兹尔，良知只是公司挂的名头而已。”

“我不相信，哈里。你自己怕是也不信吧。不过，不管我的动机是什么，也许是出于自尊——过去我一直挺狂妄的，我只管往门口走去，结果在那里撞上了布兰登夫人。‘你不会这么快就走了吧，霍尔沃德先生？’她尖声叫道，你知道她说话的声音尖得出奇吗？”

“当然，她的一举一动活像一只孔雀，不过，孔雀的美可跟她挨不上边儿。”亨利勋爵一边说，一边用他那长手指紧张地把一朵雏菊捻得粉碎。

“我总也摆脱不了她。在她的提携下，我才能认识那些皇亲

国威，认识那些身份显赫、佩戴星级勋章和嘉德勋章<sup>1</sup>的人，跟那些戴着夸张头饰、长着鹦鹉鼻的老名媛套上近乎。她提及我时，声称我是她最亲密的朋友。我之前只见过她一次，她总是吹嘘我是名流雅士。我相信我的一些画在当时也算是名噪一时，至少在一些小报上已经有了评论，这可是十九世纪衡量画作是否不朽的标准。再次跟那个年轻人对面而立时，我突然意识到他的人格魅力一下就打动了。当时我们贴得很近，几乎触碰到了对方。我们再次四目相对，我再也顾不得这么多了，赶紧叫布兰登夫人介绍我认识他。也许这算不得冒失之举，因为我们的相识只是水到渠成的结果。即便没人介绍，我们也会说上话。这点我很确定。道林之后也是这样对我说的。他也感觉我们相识是命中注定的。”

“布兰登夫人是怎样介绍这个神奇的年轻人的？”他的朋友问道，“我知道她平日里寥寥几句就能把所有的宾客介绍一遍。我记得有一次，她把我带到一个凶神恶煞的红脸老绅士跟前，那人浑身上下挂满了勋章和绶带，她对着我嘶叫着，还以为说得很小声，结果，老绅士那见不得人的逸闻趣事被满屋子的人都听得真真的，我只得落荒而逃。其实我更喜欢亲自去了解某个人。但布兰登太太对待客人的方式，跟拍卖师对待拍卖品如出一辙。她要么像竹筒倒豆子似的和盘托出，要么尽拣别人压根儿就不想知道的说。”

“可怜的布兰顿夫人！你对她也太苛刻了！”霍尔沃德无精打采地说。

---

1 嘉德勋章，授予英国骑士的一种勋章，起源于中世纪。



“亲爱的朋友，她本想办个沙龙，结果却变成了一个饭馆。我想夸她也没机会啊。你还是跟我说说吧，她是怎么介绍道林·格雷先生的？”

“噢，差不多都是些这样的话。‘这孩子挺可爱的……他那个可怜的妈妈几乎跟我形影不离。我都忘了这孩子是做什么的，他怕是什么也不会做吧……噢，对了，他是弹钢琴的……要么就是拉小提琴的，对吗，格雷先生？’听到这话，我们两个都忍不住笑了，当时就成为了朋友。”

“在友谊面前，笑绝不算是一个糟糕的开端，应该说是最好的结局才对。”年轻的勋爵说着，又摘下一朵雏菊。

霍尔沃德摇摇头。“哈里，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友谊。”他嘟囔道，“而且也不知道什么叫敌意。你谁都喜欢，等于说你对谁都漠不关心。”

“真是天大的冤枉！”亨利勋爵大声叫道，把帽子往后一甩，看着天上朵朵白云宛如一团团打结的光滑白丝绸飘过空旷、蓝绿色的夏日天空，“没错，你真是冤枉我了。我待人接物的方式千差万别。我只会跟长得好看的人交朋友，只结识那些品行不错的人，而那些头脑聪慧的人则会成为我的敌人。人在选择敌人时应该打起十二分精神。没有一个傻子有资格成为我的敌人。我的对手都是些聪明绝顶的人，所以他们都很欣赏我。我是不是太自负了？恐怕的确是自负了点儿。”

“还真是这么回事，哈里。不过根据你的分类，看来我只能算你的熟人了。”

“亲爱的巴兹尔，你可不只是我的熟人。”

“反正不是朋友，算是兄弟一类的，对吗？”